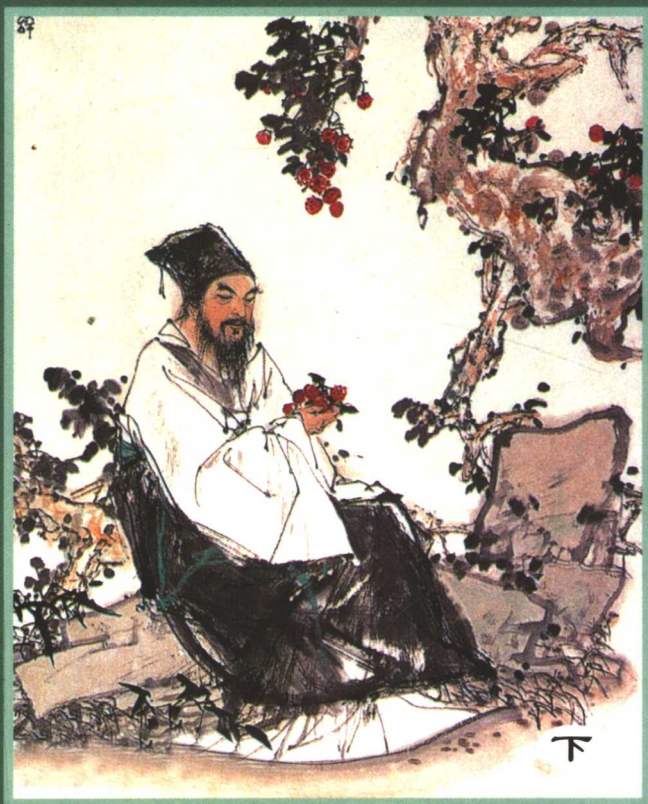


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

莽野龙翔

独步武林系列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云中岳武侠精品

独步武林系列

莽
野
龙
翔

(下)

台湾 云中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 四 十 章	沼泽古宅	(761)
第四十一章	高手蛇医	(775)
第四十二章	顺藤摸瓜	(797)
第四十三章	追踪无常	(817)
第四十四章	仇家倩侣	(835)
第四十五章	桑庄夜探	(850)
第四十六章	断魂琵琶	(872)
第四十七章	潜迹隐踪	(888)
第四十八章	菩萨巡捕	(905)
第四十九章	穴口待敌	(924)
第 五 十 章	神偷空空	(942)
第五十一章	茅山涉险	(958)
第五十二章	松林恶斗	(979)
第五十三章	绮萝香阵	(996)
第五十四章	顾此失彼	(1013)
第五十五章	落星毙客	(1030)
第五十六章	骗中有骗	(1048)
第五十七章	铁掌三击	(1066)
第五十八章	一气神功	(1084)
第五十九章	花残神窟	(1104)
第 六 十 章	天王归天	(1122)

第四十章 沼泽古宅

他们刚刚到达树下，前面小径折向处的树林前端，大踏步转出一个脸色铁青，相貌奇丑的花甲老人。

他那身破灰袍快成了破古董了，但却有华丽的饰品，腰间那只大革囊也相当的岔眼，小眼睛冷电四射不怒而威。

毒王咦了一声，讶然道：“你们看谁来了？天下并不大呢。”

来人渐渐走近，逐渐看清了迎向路中的毒王，老远便举手打招呼，八字秃眉一轩，脚下一紧说：“百里兄，久违了。”

毒王呵呵一笑，说：“隆老兄，一别三年，隆兄的风采依旧，老当益壮，可喜亦可贺也。”

“好说好说，百里兄一向可好？”

“还过得去。请到树下歇息，兄弟替你引见几位朋友。”毒王百里长风向树下伸手虚引。

老人的目光，阴森森地打量毕夫子五个人，信步走向树下。

他盯着歇息仍不肯除下遮阳帽的人说：“法本大师头上有包巾和遮阳帽，但发根光秃秃，难瞒行家法眼，何不除去遮阳帽，大家谈谈岂不甚好？”

毒王忙抢前两步，转向毕夫子一伸手说：“隆老兄，这位就是……”

“顺天王廖兄，兄弟没猜错吧？”老人抢着说。

法本立即取下遮阳帽，脸上有可怖的杀气。

毒王也脸色一变阴森森地问：“毒无常，我看你是愈来愈不聪明了。”

毒无常淡淡一笑，丑陋的脸庞似乎更丑了，说：“论机谋，我毒无常的确甘拜下风。诸位的事，已经不是秘密。”

“阁下……”

“隆某来自乌江镇骆家，特为八爪蜘蛛请命。”毒无常泰然地说。

法本冷哼一声，语气冷酷已极：“佛祖也救不了这贪生怕死的孽障。”

“何必呢？”毒无常口气依然平静：“何况他们三兄弟已经躲起来了，乌江镇已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诸位闯进去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”

“你是来做说客的？”毒王问。

“主要是想助诸位一臂之力。”

“凭你？”

“不要小看我毒无常，百里兄。兄弟当然另有私心，助诸位一臂之力并非是为了江湖道义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兄弟与神龙浪子势不两立，不死不休，杀徒之仇誓在必报。”

“那小辈势孤力单，身中奇毒已是个半死人，犯不着和他拼命，斗一头困兽智者不为。目下他还在和州八公山附近找咱们的线索，你去找他好了。”

“他在找蛇郎君的下落……”

“蛇郎君已死了三个月，他的坟墓已经野草青青。”

毒无常哈哈大笑，笑得令人毛骨悚然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毕夫子不悦地问：“无礼！你知道你在对谁说话？”

“当然是笑你们，就凭一座坟墓，你们就相信蛇郎君死了？你们对蛇郎君的事知道的有多少呢？兄弟在九江，曾经碰见茅山三圣宫的云栖观主，他与邻近的清虚下院主持法师清尘是知交，两人也是兄弟三年前的旧识。云栖观主的俗家身份，世间知道的人屈指可数，兄弟就是其中之一。不错，他的针上奇毒举世无双，百里兄虽

号称毒王，恐怕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兄弟也同样迷惑，但却知道天地间除了云栖观主自己有解药之外，还有一个人。”

“你是说蛇郎君？”毒王问。

“不错。”

“但他已经死了。”

“兄弟又要笑了。”

“没什么可笑的。”

毒无常并不笑，颇为自负地说：“兄弟已经详细检查了银剑应奎抬回乌江镇的五个人，他们已成为白痴。”

“那是周小辈做的好事。”毒王说。

“督脉四要穴被制，固然可令人残废，但脑户与强间穴仅可令人昏迷不醒，决不会令人成为白痴。筋缩穴仅可令人抽筋痉挛，不会手脚关节僵死。起初兄弟大感迷惑，后来经过详尽的检查，发现问题所在。”

“你发现了什么？”毒王问。

“他们的小腿，皆有被蛇咬的两个齿孔，皮肤虽已恢复原状，但是齿孔并没有完全愈合。这是蛇郎君的杰作，制督穴是掩人耳目的障眼法，令人变成白痴的是蛇毒。如果蛇郎君真死了，难道是他的鬼魂从坟里爬出来祟人吗？”

“哎呀！”毒王脱口叫。

“你怎么啦！”毒无常问。

“我记起来了，詹二爷是蛇郎君的惟一知交，蛇郎君在江湖人缘并不佳，但知交好友死了，至少也该替好友料理料理后事。北窝港蛇郎君的坟墓位于山洼下，一丘荒坟一块未刻立碣者具名的石碣，草草了事是何道理？难道说，詹二爷希望好友永世不得翻身？那地方根本不适于埋葬人的。咱们上了詹二爷的当了！”

毒无常冷冷一笑说：“如果周小辈找到了蛇郎君，你们还能等他寿终正寝吗？他年轻得很呢。诸位，要不要在下助诸位一臂之力？”

毕夫子向一名中年人挥手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去通知后面的人，

咱们回和州找他。”

“兄弟先前往探消息如何？”毒无常自告奋勇。

“那就有劳隆兄了。”毕夫子客气地说。

“好说好说，这件事在下也有份。”

“晚上咱们在詹家会合，白天咱们不能在城内活动。隆兄知道峨眉山詹家吗？”毒王问。

“一问便知，不劳百里兄担心的。那么，在下就先走一步了。”毒无常说，立即告辞动身。

一个脸色姜黄，花白头发挽了一个道士髻的老人伸手虚拦，皮知肉不笑的以沙哑的声音说道：“隆老兄，咱们结伴同行，彼此之间也有个照应，而且在下认识那周小辈，你说如何？”

“你老兄是……”

“在下姓张，张大为，与隆兄同行，也许会大有作为。”

“是真名号吗？”毒无常追问。

“有关系吗？姓名仅是一种记号，天下间姓张的人很多，你老兄叫我张大为也没有什么不便吧？”

“也好，咱们走吧！”毒无常欣然同意了。

他想能和顺天王走在一起的人，决不会是庸手，多一个高手结伴，总比一个人冒险乱闯好得多。

回路上碰见了姬老庄主一行十二名男女。

张大为昂然而过，毒无常仅仅瞥了他们一眼，并不知姬老庄主一群人的底细，也未介意。

半个时辰后，前面出现一座三家村。

在路旁的茶亭中，一个其貌不扬的老人，正在亭中用茶碗喝茶，似乎有点耳背，并未听到接近茶亭的脚步声。

张大为在毒无常的耳畔低声地嘀咕了几句话，直向茶亭走去。

蓦地伸手轻拍喝茶老人的肩膀，冷冷地问道：“老门子，你怎么在此地呢？”

那是詹二爷府上看门的老门子。

他脸上一无表情，爱理不理的放下茶碗，有气无力地问：“大

爷，老汉不认识你，大爷有何贵干？”

“我却认识你。”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詹二爷搬到街上去住了，你怎么不在山下的别墅看家？”张大为问。

“哦！山下的别墅已经不敢再派人看守了，敝主人被一群凶神恶煞吓破了胆，那地方不能再住了。老汉在詹家过了大半辈子，现在二爷已用不着老汉了，昨天回老家看看亲友，今天赶回城向二爷辞工，老家田里的收成还好，老汉真该回家过几年平安日子了。”

“哦！你要回城？詹家的别墅已经没有人住了？”

“是的，詹二爷说打算卖掉算了。”

“记得你家二爷住在巢湖的朋友宰父卓越吗？”

“哦！记得，宰父大爷去世的消息传来，我家二爷便亲自赶往北窝港善后，来回整整花了半个月呢。”

“那次你也随詹二爷去巢湖，为宰父卓越料理后事？”

“哦！没有，老汉只知道看门，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和州的百里以内，再说去了也帮不上忙。”

“你对宰父卓越这个人，知道得多少？”

“老汉只见过几次面，一年中他来作客不会超过两天。那是一个很不好说话的人，一来就躲在二爷的药室足不出户。真正说来，老汉对他可说一无所知。你知道打听宾客的底细，那是不应该的不忠行为，老汉是一个本分的人，从不过问看门以外的事。”

“那么，只有詹二爷知道宰父卓越的一切了。”

“是的。”老门子显得不愿多说，语气懒洋洋地。

“你要走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詹二爷的家在北大街附近，那是他以前行医的店面吧？”

“是的，昨天老汉告假时，听二爷说要到乡下躲几天，街上不一定安全，占据别墅的那些人，都是可以高来高去的杀人放火大盗，躲到乡下去比较安全些。”老门子话兴又来了，虽然语气仍是

冷淡无力。

张大为堆下笑，笑得邪邪地，说：“不错，到乡下去躲一些时日比较安全，乡下在何处？”

“在千秋涧旧斗门附近。二爷祖上在那儿买了地，那时历湖和酆湖水涸，斗门废塌了，官府辟田放领。但那儿地势低，每年春夏之间皆闹水灾，二爷一直就很少过问祖宅的事，那地方很清静，避风头的确是好地方。”

“你知道祖宅的所在地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老门子直摇头：“没有去过，要走上一二十里，来回要一天工夫，连二爷也很少去。”

张大为向毒无常打眼色示意，然后又向老门子说道：“该走了吧！我们也要进城，一起走吧。”

老门子向亭左不远的三家村一指，拒绝道：“两位请先走吧，老汉还要等人。李家的小虎是东街杨家的长工，老汉等他一起走，在路上他可以扶我一把。唉！人老了，也就不中用了，走不了二里就上气接不了下气的，路上没有人照应是不行的。”

张大为不再多留，偕毒无常动身。

毒无常一面走，一面说道：“张兄，在下认为把人带走乃是上策，虽说他什么都显得不懂。”

“隆老兄，带一个老朽，岂不耽误脚程？万一他在人多处一叫嚷，咱们岂不落了嫌疑？你放心，后面的人大部分皆认识老门子，毕夫子不会放过他的。”

“哦！毕夫子真是顺天王？”

“他是与不是与你何干？”张大为正色问。

“张兄，在下不在乎你们是谁，也不在乎你们要做些什么，但树大招风，你们亮身份到处乱闯，会出纰漏的，江湖人对你们这些打江山的好汉敬鬼神而远之……”

“那你为何又与咱们合作？”

“在下要的是周小辈，这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呵呵……”毒无常用一阵大笑结束不愉快的话题。

张大为也嘿嘿阴笑，说：“你口说不在乎，其实心里并不是没有顾忌。告诉你，如果你害怕，离开咱们远一点，以免遭了鱼池之灾。咱们并不想到处招摇，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咱们的下落，连官府也把顺天王忘了，城门口再也见不到悬赏追缉的榜文。”

“而现在你们竟公然亮名号，是何用意？”

“那也是万不得已的事，江西之行，周小辈恨重如山，被他查出了咱们的底细，走漏了风声。宁王志大才疏，李天师胆小如鼠，竟然食言毁约，严禁咱们进入江西以免碍他的事。最后诱擒周小辈的大计，因李天师的介入而功败垂成。咱们的出现，吸引了各地方人士的注意，可说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以进为退，事非得已的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你们是有意张扬，另有图谋了。”

“不……不谈这些，赶路要紧。”张大为掩饰地说，已发觉自己失言。

永旭与冷魅住在西大街的悦来客店里，午间至食厅进膳。食厅内食客众多，两间门面的店堂几乎座无虚席。

两人在窗角一桌进食，永旭突然低声道：“右面第六桌那位食客，你看像不像詹二爷家的老门子？不要盯着他看。”

“是他，错不了。”冷魅说。

老门子与三位食客占一桌，各自叫了简单的饭菜埋头进食，神情木然死样怪气，与那天在门外挡驾的神态并无多少不同。

“怪事，他为何不在詹家进食？詹家在北大街，他怎会跑到西大街客店的食厅来进食？似乎不合情理。”永旭喃喃地说。

“也许詹家离开峨眉山别墅之后，迁回街上自己不起伙吧。”冷魅提出解释。

“理由不够充分，詹家一门三十六口，不起伙怎成？那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不管詹家的事了，永旭，你今后有何打算？赶走银剑应奎弄巧反拙，毕夫子失去了耳目，我们也失去了追查的线索，显然这银剑应奎怕死鬼，把顺天王逃匿此地的消息太早传出，打草惊蛇让顺天王溜掉了。”

“他会回头找我的，风声一过他就会回来，他知道我不放过他，他也不会轻易地放过我。”

“他已经明白示怯，怎敢再来找你？”

“他何时明白的示怯了？”永旭讶然问。

“那天在詹家，六比二占了绝对优势，但他竟然以释放詹家三十六口，来换取你赴约的条件，不是明白示怯了？”

“不然，你还没有看出来？其一，天快亮了，惊动官府他走得走了？其二，他知道艺业胜不了我，占不了便宜。其三，他们虽有六个人，但另三位拘禁人质的仁兄不堪一击，以三比二，他毫无制胜的把握，很可能他会失手。其四，当他看清了霜华剑，便知道输定了，他的五行遁术固然了得，但宝刀宝剑却是五行遁术的克星，如果他胜不了我，想借五行遁术遁走已是不可能了。如果那天我不理会詹家三十六口的死活，我定可与他拼个同归于尽。唉！真不知道该到何处去找他们了。”

“何不到巢湖北窝港蛇郎君的坟墓那儿碰运气？也许他在等你赴约呢。”

“不可能的，有人发现昨晚有不少黑影越城而走，往东向江边而去，显然的已经乘船走了。咱们尽半天工夫打听，如再无发现，明天到江边去查查他们的去向。噢！老门子是何时走的？”

老门子已不知去向，桌上的碗筷仍未撤去。

“咱们只顾说话，忽略了他。”冷魅说。

一名店伙含笑走近，赔笑道：“请问哪一位是姓周的？”

“在下姓周。”永旭答。

店伙从袖底摸出一封信递过说：“有一位小哥将这封信交给小的，说要转交一位叫周永旭的客人，周爷的台甫是……”

“在下正是周永旭。”

“那么请收下。那位小哥说，不要回音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店伙走了，永旭盯着未封口未具款式的空白封套发怔，疑云大起。在和州他人生地不熟，谁会送信给他？

“拆开来看看，说些什么？”冷魅催他拆信。

他相当小心，用筷子夹出信笺，展开念道：“顺天王将至千秋涧旧斗门附近詹家宅，找詹二爷追问蛇郎君下落，有兴来乎？”

“谁具的名？”冷魅问。

“没有具名，没头没尾的无头信。见了鬼啦！顺天王不是已经从詹二爷口中，问出蛇郎君的死讯吗？怎么又到詹家的祖宅去找詹二爷追问？”

“真是怪，这封信难道是顺天王布下的疑阵，引我们去入伏？”

“这……不像。”
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去走一趟。”永旭断然地说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咱们小心一些，也许真是如你所料的陷阱，但总算是线索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？今晚我就动身，你在城里等我。”

“你不要我去，我自己去。”冷魅寒着脸说，赌气丢下筷子不吃了：“要不咱都不去，我陪你到南京找郎中。”

“好吧！我们都去。说真的，如果你不去，我挡不住他们的爪牙，无法行致命的一击，成功无望。食罢，我们去打听千秋涧旧斗门的所在。”

千秋涧旧斗门不难找，在城西北不足二十里。

千秋涧是一条小河，原是历湖和鄆湖的出水口，流入当利浦入江。

历湖最大，长二十里阔十五里，水流入鄆湖。

下游在千秋涧建了斗门，管制湖水以利灌溉。

但在数十年前两湖突然干涸，官府辟为农田，斗门便失去作用。

目前的历湖鄆湖皆名存实亡，千秋涧快变成小沟了。

那一带地势低，雨一大便尽成泽国，沟渠纵横，而且有不少的沼泽地，人畜陷入势必葬身在内。

遍地的芦苇形成不少的绝地，即使是大白天，也难免迷失在内。

詹二爷的祖宅在旧斗门西北约五六里，四面都是沼泽，小径四通八达。

三十年前还有十余户人家，但是水患年年加剧，所有的人都迁走了，陆续留下空屋任其腐朽。

詹家的人是最后迁走的。

他们每年派人来洒扫清理祖宅，冬季偶或来住上三五天，附近的农舍皆已成为莽莽的荒原了。

事实上，这里已成为无人居住的弃村，供附近经过的村民作为歇脚避雨的处所。

然而真正能聊避风雨的房屋，连詹家的祖宅算上，还不足五家呢，其他的房屋皆已先后倒塌了。

天一黑，这里便成为狐鼠的游乐场。

满地的萤火，沼泽中鬼火明灭不定，栖息在内的成群水鸟，受惊的时候声势是十分惊人的。

因此，一到了晚上，没有任何人走近这一带沼泽地，鬼打死人传出了不少恐怖的怪传闻。

相距最近的村落也在七八里外，西北一带更是二十里外方有村落。

破晓时分，旧斗门东南六七里的鹤村前歇脚亭，姬少庄主姬岚与乃妻商婉如，在此地会见了先到的毒无常和张大为。

“张老前辈，情形如何？家父派晚辈前来讨消息。”姬少庄主恭敬地问。

“詹二爷带了四个人，是昨天午后动身的，乘坐四乘小轿，偷偷摸摸动身，直抬进詹家祖宅去了。”张大为说。

“老前辈跟去看了吗？”

“跟去了，轿打发回城，三个仆人在打扫屋子，其中有老门子在内。昨晚你们没把老门子弄到手？”

“沿途并未发现老门子，老前辈留下暗记的茶亭附近，三家村

民根本不知那位老门子的去向。”

“哦！算他命大。毕夫子也该来了吧？令尊呢？”

“后面四五里那一带村落，民壮不断四出巡逻，夫子他老人家认为不宜白天前来，传下话请两位觅地潜伏监视，晚上来擒詹二爷。”

“你们这算什么？难道都是些怕死鬼？”毒无常不客气地说：“三四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一批虚张声势的民壮，便把你们吓住了？在下真难相信你们是叱咤风云，攻城掠地屠人万千的造反英雄。”

姬少庄主虎目怒睁，冷哼一声从怀中掏出一封信，递给张大为说：“这是家父从一个陌生村夫手中，接到的一封匿名信，毕夫子要两位过目，嘱咐两位小心注意，千万不可大意糊糊涂涂往里闯。”

张大为展信一看，愣住了。

“信上说什么？”毒无常问。

张大为将信递给毒无常，老眉深锁低头沉思。

“在下不认识字。”毒无常将信递回。

张大为接回信念道：“远离詹村，休生歹念，如敢妄动，必取汝头。知名不具。”

“是周小辈的警告信？”毒无常问。

“不知道，送信的人丢下信就溜了，是个七八岁的顽童。”姬少庄主说。

“这意味着有人保护詹二爷。这人口气甚狂，而且知道咱们的举动。如果是周小辈，用不着投书警告，他尽可公然动手拦截，所以要诸位千万小心。”商婉如加以解释。

“在下不信邪。”毒无常傲然地说：“你们晚上来吧，在下先走一步。”

“隆老兄……”张大为急叫：“不要打草惊蛇……”

毒无常一跃三丈，冷笑道：“都是些胆小鬼，哼！”

张大为知道无法追上，向姬少庄主说：“这冒失鬼一向目中无人，狂妄自大，这一去可能会坏事，我跟去看看。”

“老前辈不必理会他，有了变故请不要插手，毕夫子一再交待，不可以白天进去。”姬少庄主欠身说。

“好，老夫理会得，自会见机行事的，你们走吧，晚上见。”张大为说，匆匆的交回书信走了。

毒无常与张大为跟踪詹二爷四乘小轿来时已经看清乘轿的四个人。

除了詹二爷之外，便是老门子与两名年约四十左右的健仆，也亲眼看到老门子指挥两个健仆打扫房屋。

宅中根本没有其他的人，认为只要直闯进去，三拳两脚便可把詹二爷四个人打倒，何必等到晚上再动手？

他不曾见过神龙浪子，如果神龙浪子是两健仆之一，岂不正合孤意？宰了神龙浪子便离开顺天王这些人，以免日后麻烦。

他本来就是一个冒失鬼，不然怎会在池口找错了人？

奔出五六里，他扭头回顾，不见有人跟来，便脚下一慢，乘这时养精蓄锐慢慢地向前走。

从小径穿越数处沼泽，不久詹宅在望。

这是一处地势略高的台地，四周栽了一些杨柳和一些果木。

一条小径岔入断瓦秃垣的废村，最左一家完整的大宅便是詹家，三进院两侧有别院，占地甚广。

院门早朽已关不牢，可从门缝中看到荒草萋萋的前院。

厅阶上，两名健仆正在割除侵阶的野草荆棘。

全村死寂，仅詹家有人声传出。

住在这鬼地方，人势必会沾上一些鬼气，两个健仆神色阴沉，就像讨债鬼般拼命用砍草来发泄。

砰一声大震，院门轰然碎裂，崩塌了。毒无常那吓人的尊容，出现在门外。

两健仆一惊而起，握住割草的刀发怔了。

毒无常大踏步而入，沉声问：“詹二爷在家吗？叫他出来见我。”

厅门吱呀呀地推开了。

一个身穿青袍，须眉全白脸色青中泛紫的老人当门而立，手中握了一根多节竹筋。其粗如鸡卵，长有两尺，褐红色的光泽十分悦目，两端是钻空的，可看到三个口径不同的怪孔。

老眼中冷电四射，像无数可透入肺腑的利箭，令人望之心生寒意，不敢接触到他的目光。

“请进，老夫已恭候多时了。”白发老人含笑肃客入厅，但那种笑容依然有令人发抖的威力。

毒无常一惊，本能地左手握住了剑，讶然问：“你是谁？我怎么没见过你。”

“呵呵！这不是见过了吗？”老人怪笑着说。

“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“昨天来的。”

“见鬼！你……”

“老夫可以保证，站在你面前的绝不是鬼。喂！你到底进不进来？你要是害怕，那又何必来？”

毒无常哼了一声，举步登阶，信口问：“詹二爷何在？他是昨天来的。”

“老夫也算是半个主人，找我也是一样，请进。”老人让在一旁，伸手虚引。

毒无常在跨越门限的刹那间，突然闪电似的扭身伸手，五指如钩抓向老人的右肩井，右手戟指便点对方的七坎大穴。

猝然袭击贴身而立的人，按理必可两着皆中手到擒来，易如反掌的。

可是，他僵住了。

老人的右手拇、食、中三个指头，奇准地扣住了他左手的腕脉，左手的竹棍尖端已贴在他的眉心上了。

老人阴阴的一笑说：“你偷袭的手法很不错，可惜火候不够，太慢了。”

毒无常惊得背脊发冷，不敢移动全身的任何部位。

对方如果真的下毒手，他的左手不但是毁定了，眉心可能也会

出现一个直透脑门的大窟窿。

“老不死，你的三个手指沾了在下的手腕肌肤。”他强抑心头恐怖说。

“不错，怎么啦？”老人笑问。

“你知道在下是谁？”

“你是老夫擒住的闯屋恶客，官司你打定了。”

“在下姓隆名远，绰号叫毒无常，名列宇内三残之一，在武林位高辈尊。”

“你还会发射无常锥和牛毛毒针。”老人加以嘲笑。

“你既然知道在下的名号，还敢沾在下的肌肤？剧毒已经渗入了你的手指，这时正遁气血流向心坎。”

“呵呵！恐怕先死的将是你。”

“为免两败俱伤，在下给你解药，你移开竹筋棍，如何？”毒无常说。

“好，解药拿来。”

毒无常右手探入大革囊中，掏出一颗有蜡衣的丹丸说：“立即吞服，片刻药力即可行开。”

“呵呵！你怎知老夫不用力捣破你的眉心？”老人问。

“你也不知丹丸是不是解药。”

“你虞我诈，彼此各怀鬼胎，老夫就给你一下……”

“且慢动手，丹丸的确是解药。”毒无常惊恐地叫。

老人放了扣腕脉的手，夺过丹丸往地下一丢，一脚将它踏碎了。然后，他撇撇嘴，不屑地说道：“你的那些毒物，比毒王百里长风还差得远了，如果老夫不知道你肚子里那一点点牛黄马宝，还敢引你们来？自己找个凳子坐吧，茶几上那壶茶是为你泡的。”

老人说完，收了竹筋棍，在对面的太师椅落座。